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唐三藏西遊釋厄傳 觀音顯像化金蟬

卻說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，自領了如來法旨，在長安城訪察取經的善人，在城日久，未逢有德行者。忽聞太宗宣揚善果，選舉高僧，開建大會，主壇法師乃是江流和尚，正是極樂中降來的佛子，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長老。菩薩十分歡喜，就將佛賜的寶貝，捧上長街，與木叉貨賣。你道他是何寶貝？有一件錦襴異寶袈裟、九環錫杖，還有那金緊禁三個箍兒，密密藏收，以俟後用。只將袈裟、錫杖出賣。菩薩變做一個疥癩形容，手捧著袈裟，豔豔生光。有一等愚僧（「愚僧」二字原缺）問道：「你的袈裟要賣多少價錢？」菩薩道：「袈裟價值五千兩，錫杖價值二千兩。」那愚僧笑道：「這兩個癩和尚是風子也！這兩件粗物，除非穿上身長生不老就成佛，也值不得許多銀子！」菩薩更不爭吵（原作「炒」），與木叉就往前去賣。行勾多時，只見宰相蕭瑀散朝而回。那菩薩公然不避，當街上拿著袈裟，迎著宰相。宰相勒馬觀看，見袈裟豔豔生光。菩薩道：「我這袈裟，有好處，有不好處；有要錢處，有不要錢處。」蕭瑀道：「何為好？何為不好？」菩薩道：「著了我袈裟，不入沉淪，不墮地獄，不遭惡毒之難，不遇虎狼之災，便是好處；若貪淫樂禍的愚僧，不齋不戒的和尚，毀經謗佛的凡夫，難見我袈裟之面，這便是不好處。」蕭瑀又問道：「何為要錢，何為不要錢？」菩薩道：「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寶，強買袈裟、錫杖，定要賣他七千兩，這便是要錢；若敬重三寶，皈依佛法，我將袈裟、錫杖，情願送他，與我結個善緣，這便是不要錢。」蕭瑀聞言，倍添春色，知他是個好人，即便下馬，就與菩薩以禮相見，口稱：「大法長老，恕我蕭瑀之罪。我皇帝十分好善，即今啟建水陸大會，這袈裟正好與大都闡陳玄奘法師穿用。」

蕭瑀就邀善人朝見駕。徑進東華門裡，奏上太宗，太宗問曰：「卿來所奏何事？」蕭瑀答曰：「臣出了東華門前，偶遇二僧，乃賣袈裟錫杖。臣思法師可著此服，故領僧人見駕。」太宗大喜，便問那袈裟價值幾何。菩薩答道：「袈裟五千兩，錫杖二千兩。」太宗道：「那袈裟有何好處，就值許多？」菩薩道：

這袈裟，龍披一縷，免大鵬蠶噬之災；鶴掛一絲，得超化入聖之妙。但坐處，有萬神朝禮；凡舉動，有七佛隨身。仙娥織就，神女機成。閒（原作「閒」）時折（原作「新」）迭，千層包裹透虹（原作「紅」）霓；遇聖才穿，驚動諸天神鬼怕。

三寶巍巍道可尊，四生六道盡評論。

明心解養人天法，見性能傳智慧燈。

護體莊嚴金世界，身心清淨玉壺冰。

自從佛制袈裟後，萬劫誰能敢斷僧？

卻說唐太宗在那寶殿上，聞言十分歡喜，又問：「那和尚，九環杖有甚好處？」菩薩道：「我這錫杖，是那：

銅鑲鐵造九連環，九節仙藤永駐顏。

入（原作「人」）手厭看青骨瘦，下山輕帶白雲還。

摩呵五（原作「立」）祖游天關，羅卜尋娘破地關。

不染紅塵些子穢，喜伴神僧上玉山。」

唐王聞言，即命展開袈裟，從頭細看，果然是件好物，道：「大法長老，實不瞞你，朕今大開善教，內中有一個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。朕買這兩件寶物賜他，端的要價幾何？」菩薩聞言，與木叉合掌答曰：「既有德行，情願送他。」說罷，抽身便走。唐王急令蕭瑀扯住，道：「朕照原價奉償，不可推避。」菩薩道：「我有願在先，今陛下明德正善，敬我佛門，況又有德行的高僧宣揚大法，理當奉上，決不要錢。」唐王見他苦辭，命設素宴，亦不肯領，暢然而去，依舊望東土地（原缺「地」）廟中隱避。

太宗設午朝，著魏徵實旨，宣玄奘入朝見駕。太宗道：「有勞法師，無物酬謝。早間蕭瑀迎著二僧，願送錦襴袈裟一件，九環錫杖（原缺「杖」）一條。特召大（原作「太」）師至此，如不棄，可穿上與朕一看。」長老遂將袈裟抖開，披在身上，手持錫杖，侍立階前。文武階前喝采，太宗喜之不勝，又賜儀從送出朝門，各歸禪座。又不覺紅輪西墜，正是那：

日落煙迷草樹，帝都鐘鼓初鳴。叮叮三響斷人行，前後街前寂靜。上刹輝煌燈火，孤村冷落無聲。禪僧入定理殘經，正好煉心養性。

光陰拈指，卻當七日正會，玄奘又具表，請唐王拈香。此時善聲遍（原作「注」）滿天下，文官武、后妃國戚，無論大小人民，俱詣寺聽講。菩薩與木叉道：「今日是水陸正會，以一七繼七七可矣。我和你雜在眾人叢中，一則看他那會何如，二則看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，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。」兩人隨投寺裡。只見那法師在台上，念一會《受生度亡經》，談一會《安邦天寶篆》，又宣一會《勸修功卷》。這菩薩近前來，拍著寶台，厲（原作「勵」）聲高叫道：「你只會談『小乘教法』，可會談『大乘教法』麼？」玄奘聞言，心中大喜，跳下台來，就對菩薩道：「老師父起手，弟子失瞻，多多有罪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這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超升，只可渾俗和光而已。我有大乘佛法，其中能超亡者昇天，能度難人脫苦，能修無量壽身，能作無來正果。」

那和尚正講處，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：「法師正在講談妙法，被兩個疥癩游僧，將法師扯下壇來，擾亂法堂。」太宗聽罷，即令軍人擒來。不多時，只見那軍人就將兩個僧人拿到，見了太宗。那僧人手也不起，拜也不拜，仰面道：「陛下問我何事？」唐王卻認得他，道：「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？」菩薩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宗道：「你既來此處，只該吃些齋便了，為何與我法師亂講，擾亂經堂，誤我佛事？」菩薩道：「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教法，度不得亡者昇天。我有大乘佛法。」太宗曰：「在於何處？」菩薩道：「見在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。能解百冤之結，能消無妄之災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我記得。」太宗大喜道：「教法師即引上法壇開講。」

那菩薩帶了木叉，飛上高台，遂踏祥雲，直至九霄，現出救苦原身，托了淨瓶楊柳。左邊是木叉惠岸，執著棍，抖擻精神。喜的個唐王朝天禮拜，眾文武跪地焚香，滿寺中僧尼道俗，無一人不拜禱道：「好菩薩！好菩薩！」有詩為證：

瑞靄散繽紛，祥（原作「詳」）光護法身。